



北国风

塞月边风 SAIYUEBIANFENG

豪气东北人

□王萌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车老板豪气十足的站在马车上,狗皮帽子一层白霜,胡子眉毛也挂满白霜,枣红马在嘶嘶的响鞭声中摇尾振鬃,呼啸而去,消失在一团团白气中,雪地上两道深刻的车辙蜿蜒伸向远方,这是我记忆中祖爷爷那代东北人的形象……走近东北人,你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简单通透,就像这里的雪野,让人一目了然。寒冷的冬季,北风凛冽、雪花狂舞,天地间一片洁白,恶劣的自然环境成就了北方人特有的地域性格,更让北方人成为冰雪世界的主宰者。

我的家就在呼兰河边,萧红的《呼兰河传》讲述的就是这里。三九天,大雪封门是常见的,天不亮人们就要清理积雪,孩子也要参加的,哪怕只有三、四岁,也要带上工具一起劳动。滑倒了,自己爬起来。有时孩子的手冻得僵硬,委屈地举到父亲面前,父亲则抓起一把雪,狠狠地搓洗孩子破裂的小手,直至小手从冰冷僵硬到火辣辣的滚热。严寒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乐趣,他们在冰雪中玩耍、滑冰、冬泳……太阳从山的那边射出几道金光,父亲眯着眼睛凝视着远方,孩子在父亲高大的背影里渐渐长高长壮,风雪中父亲的男人硬度感染着孩子的成长。东北人的铮铮铁骨令人生畏,令野兽生畏。狭长的山路,女人站在中间,身后爬犁上躺着受伤的抗联战士,冰天雪地里,女人一动不动,双眼喷火,手里举着已经没有了子弹,而枪口还在冒烟的手枪,前面还有三只野狼在与她对峙,一小时、二小时……野狼的凶残被慢慢削弱,当天边泛白,野狼疲惫地退去了,当村民发现他们时,冰雪已经将女人塑成一尊雕像,披着银装,傲立在天地之间……冰雪,给了东北人蔑视一切艰险的勇气。

东北人不仅强悍,更有豁达的胸怀,就像高远深邃的宇宙,能盛得下世间万物。这让我再次想起他——一直藏在我灵魂深处的人,他为了给死去的哥哥报仇,利用八年时间找遍白山黑水,终于有一天,他把仇人逼到一个木刻楞前,他举起了复仇的枪,就在这时,仇人奶气未褪的儿子迎着漫天飞雪向父亲奔来,他犹豫着放下了枪,他不能让孩子这样小就失去父亲……这个人就是我的祖爷爷,典型的东北人。他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很平静,就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儿,眼睛凝视着天边,刀刻一样的皱纹里,是那种足以与冰雪抗衡的坚强意志,和战胜一切私欲的豁达。在祖爷爷看来,每一粒雪花都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每一块坚冰都是可以点燃的篝火。祖爷爷是我的偶像,从他放下猎枪的那一刻起。每当想起他,就仿佛冰雪铸就的骨骼和冰雪凝练的碑文渐渐逼近,随时都会把我击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勇气不是拿着刀枪去战场上杀戮,而是在仇恨面前敢于宽恕。这是东北人的大度。

东北人乐于助人、热情好客,冬夜里,你随便走进一个村庄,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都会受到热情的招待,一碗滚热的酸菜汤足以驱走你身在异乡的落寞,到了东北,最多听到的就是这句:到这儿就像到家一样。下句呢:想吃啥您说话,特别是到了农村,您住几天都会像过年一样,主人挖空心思地弄来稀有食物来款待您。客人要走了,大包小裹的特产早就为您准备好了,东北人不会嘴甜,简单的一句:“带回去给孩子和老人尝尝”足以让您温暖一路了。

东北人的质朴表现的深沉,他们也会说谎,但那谎言却让人感动。农村亲戚坐一天马车送来新鲜的玉米,他会告诉您是来城里办事顺路送来的。姥姥家离我家有八里地的路,每当做什么好吃的,爹总是自己先不吃,趁热,顶风冒雪地骑着自行车给她送去,姥姥问时,爹总是说已经吃过了。母亲给爷爷奶奶买衣服什么的,让爹送去,总会叮嘱一句:别说花那么多钱,娘该心疼了。东北人的情是忘我的。

一夜风雪,远远看去,是一片白茫茫、漫无边际的雪海,雪浪一波一波的定格,房屋、树木、山峰都罩上了白色,天地间静止了,空气中弥漫着雪的味道,清新爽洁,这时候,人们不经意地审阅自己的灵魂,在这庄严肃穆的世界里,人,只不过是一粒尘埃。一次次的洗礼,一次次的沉淀,沉淀出东北人博大的胸怀,东北人用钢筋铁骨接受大自然的挑战,用智慧去雕琢上天赐给大东北的艺术材质,这里的冰雕雪塑声势浩大、精美绝伦。人们虔诚地倾注着他们对这份圣洁的爱。老艺人跪在冰雪中忘情地雕琢着心目中的神灵,用巧夺天工的艺术语言向世人展现着东北人的非凡智慧。

假如用中国画来比喻东北人,他们更接近大写意。表面看是酣畅淋漓的用墨,细品却是严谨入微的用笔。他们也会雅,家里都会有高高的书柜,品茶时和您聊聊明代的唐寅、宋代的苏轼,闲暇时还会和您杀上几盘棋……

东北人有容冰山雪峰的气度,有宁折不弯的硬度,有着智慧超凡的深度,更有做人做到极致的厚度。

元宵节闹灯官

□杨慧妹 杨满良



正月十五雪打灯。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中原地区也叫上元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是祭月、赏月的日子,象征着春天的到来,是传统新春定义的最后一天。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晚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炮、一起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

老北方的元宵节,值得一提的就是闹灯官。北方的闹灯官最早可能是起源于满族,应该是满族的舞蹈与中原闹灯官文化的完美结合。于是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满族灯官舞。它是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绚丽多彩的奇葩。由一人装扮成灯官,身穿官服,头戴缨帽,另由一人装扮成灯官娘,身着红袄,两耳上挂着红辣椒,六个满族少女身着满族节日服装,手持丰灯,翩翩起舞,戏耍着灯官。灯官乘坐一台花轿,为便于表现,轿子是用一根扁担,轿夫抬着,灯官站、坐在轿杆上进行幽默、形象表演。灯官娘紧跟在轿旁,两人边舞边逗,配合默契。满族特色曲调强烈,演奏得抒情、流畅,是满族民间舞蹈中较有风味、活力、美感的舞蹈。

受满族文化影响,我的家乡大庆大同,昔日的闹灯官也很有特色:一大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垦荒大军到东北后,也把元宵闹灯官的文化习俗带到了东北,于是就有了独具特色的闹灯官。老大同传统的灯官由一位姓刘的老汉和另一个老人担任。每年春节前,商会便开始酝酿当年可以担当灯官的人选了。经大家充分酝酿并征得本人同意后,选择正月初二后的某一天举行“报灯官”仪式。由于灯官是元宵节的百官之尊,所以报官典礼非常隆重。人们敲锣打鼓,彩旗引道,前往灯官家的门前,伴随“咚咚咚”三声炮响,一张大红纸写好的报官喜单贴在大门边上。两位灯官便正式走马上任,今年的元宵活动也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整个元宵闹红火期间,这两家就是全镇人的主心骨,这几天镇里的所有活动,均是围绕着这两个家庭而展开。且不说正月十四和十五连续两个晚上跨马巡街查灯的风光,单说十五上午全家在“衙役”护卫下,男士骑马,女眷坐轿,由鼓乐手鸣锣开道,那场面那动作已经酷到不行,让一些铁杆灯官粉丝看得傻眼。先到观音庙,关帝庙,龙王庙。听人说《封神演义》里的三霄娘娘美妙绝伦,不管那泥塑化身怎样,心里有她看一眼泥塑也算是一饱眼福。各宫行(敬)香一套下来,就不知要羡慕死多

少百姓平民,只恨自己命薄缘浅,没有这机会风光一下。

据说,元宵节的灯官一个叫正堂(亦称大老爷),一个叫师爷(亦称二老爷),其职责和权力就是在元宵节期间负责代理三官神灵执掌法力,号令镇内众人,负责安排节目里的一切活动。当然这种掌管红火的灯官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表面看好像是选官简单,其实对人和家庭的要求都极高。一般情况下,灯官的家庭必须是大小齐全子孙满堂,老人长寿晚辈安康;儿女孝敬家庭富裕,官敬邻爱口碑皆好才可担当。因为灯官夜查灯,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教化人们明事理。所以当选灯官不仅是百姓对个人的认可,也会为其家族带来荣耀。

到了晚上八时过后,负责查灯断案的大老爷及二老爷等都穿袍带冠,各路衙役、马夫也都披挂整齐,自带家伙早早在区官门前集中待命。那灯官老爷的家眷们,也都前牵后拽早早等在院中,谁也不愿意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单等灯官老爷一声令下,都要好好享受这前呼后拥的待遇,到大街上风光一番。

在全家焚香烧纸祭拜过三官神灵及答谢过各界来宾。灯官安排完三班衙役及随从人员的任务后,在众衙役随从的陪同带领下,家人上马。伴随三通锣声响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发,狂欢夜宴正式上演!

此时的大街小巷早已点亮了各种灯笼,灯上面贴着传统剪纸,有的书写着诗

词歌赋,还有的写上谜语。男女老少也都早早占领街旁的马路牙子和大门两侧的大胡同,以等待灯官老爷的来临,争相一睹断案风采。

其实元宵节灯官大老爷查灯是模仿旧时封建官衙的出巡以及黎民百姓拦马喊冤告状的情景,明为官衙查灯,实为百姓做戏,以此来考验和调侃本届灯官老爷和师爷的聪明辩解能力,与此同时也寓教于乐,将一些为人处事、政策法理向村民宣讲,人在戏中,戏在民间,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古老都城。

随着威武的锣声传来,大老爷的队伍出现了,最先出现在街头的是头戴高帽,手拿火棍的三班衙役,他们用棍子和喊声在杂乱的人群中为灯官老爷、随行师爷的马队开道助威。这时的老头戴官帽、身穿蟒袍,骑着高头大马,仪态威严。开道衙役在前,护身衙役左右站立,一旁是同坐马上的王爷,随后是由家眷多人组成的马队长龙,可谓是百般的尊严,万分的排场。一路师爷不时对沿街各大门上所挂灯笼进行点评,不好的人家当场向老爷赔罪认错,并自觉接受处罚或及时更正,好的人家则当场得到大老爷的口头表扬嘉勉。有时,在马队前方的不远处,也有人高喊“冤枉,请大老爷为小民做主”的,此时大老爷要当场作出判决,原告、被告和在场的众人均点头称是,心服口服。就这样吹吹打打,走走停停,人喊马嘶,吵吵闹闹。“断几个案子”后,灯官和众衙役大约都累得不行,查灯活动才算结束。

老宅的土炕

□林建民



土炕上抽烟袋。

乡下老宅是一栋三间砖瓦房。一面墙把室内隔成两部分,一间做厨房,另外两间是卧室。卧室的南侧,就是那铺东北向,近十米长的大土炕。它的一端连着厨房里的灶台,另一端连着户外的烟囱。里侧依着南墙,可以透过窗子,看到室外的一切;外侧上缘固定一块与土炕等长光滑的木板,就是炕沿了——平时家人休息,或者来客人拉家常,大都坐在上面。土炕里面,用红砖砌出几个通道,既可以走火,也便于传递热量。通道上悬空横置暖干的土坯,用一种特殊的黄土掺入麦秸,加进适量的水和作粘性十足的黄泥,均匀而平整地“敷”于土坯上,就是炕面。这样,上面再铺上由母亲亲手编织、带着精美花纹的炕席,就是我们一家六口每晚的卧榻了。

记得小时候,土炕的中间是一个炕橱,把整个土炕分隔成大小两部分,两边都可睡人;白天,所有的被褥叠好后,整齐地放入其中。

父亲和母亲每天都是早起晚睡忙于各种活计,晚上铺被褥,早晨叠被褥,就由我们姐弟四个完成。我们之间,有着约定,即每天早上谁起得晚,谁就要负责当天的早叠晚铺。为此,也曾有过早起。

时争先恐后的滑稽场面。不过这个约定并不十分严格,原因是更勤快懂事的姐姐和哥哥,常常主动承担了这份在我和弟弟看来,有些“艰巨”的任务。尤其赶上星期天不上学,我和弟弟照例要睡懒觉,也不排除偶尔会揣着以装睡来躲避劳动的小心思。姐姐和哥哥往往也很姑息,并不严厉地催我们和攀我们,而是先把其他被褥叠好放进炕橱,于是炕上就会形成一个或两个“孤岛”。当然,土炕的功用,可不仅限于睡觉。放上八仙桌,一家人围聚周边,土炕,就成了我们的餐厅。父亲从来都是坐在炕边,负责给大家盛饭。赶上吃面条,或者面片疙瘩汤,父亲往往等到我们都吃完了才能动筷儿。原因是我们兄弟几个吃的速度太快,又吃得多,这碗刚盛好,那碗又眼巴巴递过来了。父亲特别喜欢看到我们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他总说:“能吃好,能吃饱得快、长得壮。”或者:“吃不完,穿不完,算计不到才受穷。”姐姐很少上桌吃饭,她是“游击队员”,吃的也少,在地上转两个来回,一顿饭就吃完了。

每年春节前后,是一家人最轻松的时光。父母没那么忙了,我们也都不用上学。仍是放好八仙桌,铺上布垫,地上转两个来回,一顿饭就吃完了。

炕,又成了我们的娱乐室。基本是玩“三打一”,我们全家都会。母亲是我们中的大高手,几乎每次牌局结束,都是因为其他三人的玉米粒都归到了母亲的手里。那时,母亲偶尔会不无骄傲地提起一个小故事。有一年,也是春节,父亲出去与别人玩“三打一”,输了些钱。闻讯的母亲赶过去,一会儿功夫就把父亲输的钱赢回。母亲说,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在外与人赌钱。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也“赌钱”。不过他总是输家,不是牌技不如我们,而是他拿我们的各种赖皮毫无办法。只是我们从没得到过父亲输给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父亲欠了我五块钱,那可是一笔“巨款”!父亲照例会说:“连你们都是我的。”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父亲才是最大的“赖皮”。

农闲时,远在十几里外的大表哥常会来我家走亲戚。大表哥帅气,开朗,脸上永远都带着微笑。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他。最常见的场景是,我们姐弟四个与大表哥围坐在土炕上,或比赛嗑瓜子,看谁嗑得又快又干净。只是每次都是大表哥胜出,他嗑瓜子的表情动作,让我们很容易想到松鼠。或者赛歌,仍是大表哥赢。抽烟、喝酒,都没能影响到他的嗓音,那么高亢清亮,婉转悦耳。说是赛歌,其实更像是大表哥的独唱演出,我们都是他忠实的粉丝。大表哥三十出头就英年早逝,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眼中酸涩。

老宅的土炕,还是我们的教室。每天放学,或放假,我们看书,写作业,都是在那里完成。它陪伴我们度过了从小学到初中整整八年的读书时光。到了初中,我最是用功,炕橱另一侧的土炕上,终年放着一张“靠边站”(一种地桌,桌面圆形,不用时可折起靠在一侧),每天天不亮我就会起来,学上一两个小时,冬夏如是。现在想来,那种勤奋,早被岁月磨得不见踪影了。床,只有我们自己的体温。土炕不一样,土炕还叫火炕,它可以利用它的体温,来温暖一个个完整的冬天和我们全部的童年。

岁月回响 SUIYUEHUIXIANG

吃冻梨

□张剑阁

冻梨最早应该是年三十晚上,为防备守岁犯困而预备的。偏远的农村那时候还没有冰棍儿,冬季也买不起新鲜水果。于是,冻梨就阴差阳错命中成了过年几乎唯一的水果,有些人家还多少买一点糖块,最常见的是裸裸的那种糖球(呈圆球状,不大,呈五颜六色的花条状),直到今天在市场上还能买到这种用于怀旧的水晶状糖球。

除夕夜里,最老的习俗还是那顿年夜饺子,后来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一文化项目加入,成了老少皆宜的文化大餐。年三十傍晚,村路上再没有那么多来往的行人,当院房前灯笼杆开始竖起来了,上边接出一块带着枝叶的树头,大红灯笼高高升起来,屋里有人按着了开关,看谁家的灯笼更大更亮更美。人们在自家小屋里,忙着年夜诸事:在祖先的牌位前拈燃一柱香,热上一铅盒白酒,灶上揭开一锅雪白的七裂八半的馒头,屋地上孩童在擦亮那一小盏罐头瓶做成的灯笼。主妇这时候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厨案上手执菜刀咣咣咣地剁饺子馅,然后添加各种辅料搅拌好,把面白面到盆子里,再多加一碗“补面”,开始和面的时间要和正式擀面包饺子的时间有个适度的差,不宜过硬,也不宜过软。

春晚的时间比较早,到了22点多,一般人家才开始包饺子,包到大半左右,开始烧水准备下锅开煮。近23点,这时已交子时,孩子披上大衣出屋去放些鞭炮,回来洗手净面,于是开始吃年夜饺子,韭菜馅寓意久远,芹菜馅寓意勤快,白菜馅寓意百财……吃完饺子后的时光如何打发,几乎成了共性问题。

春晚高潮已过,子夜钟声响起,老人和孩子有的已经熬不过这个“生物钟”,随便侧在那边,睡眼矇眬了。倦意像小虫一样倾刻间爬上你的四肢、你的所有血管和神经。这时候能让山一样覆盖下来的眼皮重新唤醒的,恐怕只有已经在盆子里化开的冻梨了。冻梨须放在冷水盆去化,就仿佛冻伤的手脚要用雪去揣热一样。冻梨在水中开始变化不会明显,稍后会起一层白霜,再久了会结出厚点的冰壳,一般来说有冰壳时就可以取出来击碎了,然后整个地啃食,牙口不过关或文明点的用刀子一片一片地“蚕食”下去,总之是皮黑肚白,汁水充沛,拔拔地凉,任你身上有多少瞌睡虫也会冰它个十丈丈走了。有此效果,想来玩牌的人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了。

当然与冻梨一样神灵的食物还有冻柿子、冻苹果、冻沙果。冻柿子据说是不可多食,易成体内结石,若是发涩就更不好吃,吃完满口如打了特制麻药,可让人味觉片刻全失。至于说葡萄也可以冻,那算是多年以后人们才发明出来的“食界”新宠了!



磨制石斧

□张伟

莺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是牡丹江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文化遗存。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63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根据考古发现,莺歌岭遗址是牡丹江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文化遗存,这一遗址包含上、下两层不同时代的文化堆积。上层距今约3000年左右,应在商周之际;下层较上层更早,根据对该文化遗物及与周邻其他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推定年代大致在距今4500年至4300年之间。莺歌岭遗址先民以渔猎为主,兼事农耕,渔猎文化压制石器发达,农耕文化出土的实物以石器和陶器居多。

由于镜泊湖湖水的常年冲刷,湖边的部分遗址已经被冲毁,在湖岸一带采集了许多遗物。其中包括一些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锛、石凿、有肩石锄、束腰石锄等等。石斧是新石器时代非常普遍的石器类型,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玉斧,并逐渐成为王权的象征。这件磨制石斧长17.6厘米,宽5.9厘米,可用于砍伐,两面刃,为原始农业时代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在莺歌岭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锄、石磨棒等农业用具,说明当时的氏族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活。石斧、石锄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莺歌岭遗址是肃慎先民繁衍生息所在地,肃慎是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是现代满族的祖先。这说明古代黑龙江并非贫瘠的亘古荒原,自古就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此居住生活的先民们在黑龙江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扫一扫
北国风